

张贤亮有一段未了情。

故事的开头发生在1997年北京“两会”期间。那时张贤亮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来我们四川团代表驻地的时候,经我介绍,认识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领导是张贤亮的粉丝,邀我作陪,在驻地附近的一家餐馆请张贤亮吃饭。席间,这位领导对他说,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如果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能够通过,那么重庆这座城市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跟进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张老师得为我们出出主意”。张贤亮微微笑道:“你可找对人了!”接着,他把一个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按张贤亮的想法,重庆需要在市郊拔荒山一座,建立绝无仅有的世界和平公园。公园的主题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全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公园的展品是雕塑,据张贤亮统计,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现存于各个国家的主主题雕塑约有200多个,这些雕塑不仅是纪念品,而且是艺术品,将它们集之大成,无疑是个深远与深刻的创意。张贤亮又说,关于展品的收集,不用你走出家门,自有人送上门来。他举例说,若是美国人想在曼哈顿的街心花园竖立重庆的解放碑,那么重庆方面肯定会十分乐意,然后十分迅速地按相同的材质相同的比例做好送过去。张贤亮最后说,这件事情北京做不了,上海做不了,天津做不了,因为这三个直辖市不具备重庆独有的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的歷史地位。

那位领导闻言大喜,啧啧连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事隔半年,张贤亮为儿子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事情来到重庆,那位领导再次宴请张贤亮,再次谈及世界和平公园,因为这时重庆已经成为直辖市,相关事宜可以进入筹备阶段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次见面,沉思熟虑的不是张贤亮而是那位领导。他这样告诉我们,张贤亮的创新得到了市委的认可,考虑到万事开头,市委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峡移民的后续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立市之本,还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千万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发展之根。有鉴于此,“我想请张老师以文化大家的名义而以不重庆市委的名义,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张贤亮明白这位领导的意思,也知道另一件既成事实的例子,那就是通过巴金先生上书给中央的建议,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于是乎,张贤亮决意去找巴金。离开重庆后,他来到上海,适逢巴金在杭州疗养,他又赶去西子湖畔。得知来意后,巴金对张贤亮说,你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建议你再去找冰心签名,请注意,她的名字一定要放在我的前头。于是乎,张贤亮连夜赶去福州,在一家医院的病榻上见到冰心,用事后张贤亮告诉我的话说,当时冰心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两位护士将她慢慢扶起,而她斜倚在床头,用颤抖的右手,在报告书的下方写上名字的时候,站在侧旁的张贤亮再也忍不住了,他流着眼泪对冰心说:大姐,我替重庆感激你,我从小在重庆长大,所以我也要替自己感激你!

就这样,连续奔波数日,张贤亮终于签了名的报告书带回重庆。在递交到市委主要领导手里之前,他小心翼翼地 from 箱底拿出报告书,然后平平整整地放在书桌案头,让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和我过目。在我的记忆里,签名的文化大家有5位,除了巴金和冰心,还有王元化、贺绿汀以及张贤亮自己。

有准确消息说,张贤亮离渝不到半月,市委主要领导便赶到中央开会的机会,将只此一份的报告书带去北京,并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在随后的日子里,关于这份报告书,不断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传来,有的说文化部门批了,外事部门没批,有的说外事部门批了,文化

部门没批。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份报告自从去了北京,便再也没有下文。

最为关注此事进展的,自然非张贤亮莫属。他先是每日打电话,以后是三天五日打电话,最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似乎连询问的勇气也丧失了,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末了才是一句:“你看这事儿搞的!”诚然,数年之内,这事儿虽不再提及,但我相信仍装在他心里。好在时间能够生长一切,也能够摧毁一切,数年之后,他写他的长篇《一亿六》,他忙他的西部影视城,在我的判断里,关于世界和平公园的故事,应该从他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更没有主题与意识,荒诞而离奇。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隔18年,张贤亮居然耿耿于怀,旧话重提!那是今年年初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的时候,适逢张贤亮因患肺癌在北京就医,原本与会者相约前往医院探视的,不料他早早给我们发来短信,邀请大家与他共进“最后的晚餐”。令我心酸的是,走进饭厅,那张熟悉得如同兄长的面孔突然变得陌生了。他服了一种昂贵的药,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脸色变得黝黑,满脸布满红斑,以至几位女作家害怕得不敢与他握手。饭桌上,张贤亮谈笑风生,神情依旧,虽然时不时掺进一些关于死亡的话题。“活到老,学到老,这话不错”,张贤亮面朝众人道,“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最后一门功课是什么。”是什么呢?众人没有提问,只是洗耳恭听。张贤亮一拍桌子,语惊四座,“那就是学会死亡!”这时有人提问了:何谓学会死亡呢?张贤亮成竹在胸,不紧不慢地说,“这就需要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两眼闭拢之前,不留下一丝遗憾。”又有人提问了:如你所言,你自己真能做到吗?张贤亮稍有迟疑,摇了摇头,然后将目光直直地对准了我。“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济人是知道的,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它使我不得不抱憾终身……”

我离京返渝不久,张贤亮也回到银川,回到西部影视城城堡的寓所养病。整整两个月,他和我没有通过一次电话。于我而言,明知他肺癌晚期,危在旦夕,再去问寒问暖,互道珍重,未免有些矫揉造作,故而不曾主动打过电话。两月之余,他的电话打过来了,声音依然洪亮,语调有些悲戚,他说他已经足不出户了,整日待在家中,或坐或卧,甚感寂寞与孤独。电话里,他向我们通过我认识的几位重庆朋友问好,他说每次来渝,都受到大家的盛情款待,如果来日不多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报答了。

我把张贤亮的问候转达给了那几位朋友。大家决定集体动身,专程去银川看望张贤亮。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张贤亮的助理马红英,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到来,让张贤亮兴奋不已,天刚放亮,他便撑着拐杖来到我们下榻的马樱花宾馆,然后登上楼梯,查看每一间客房,瓶中的鲜花是否插上,盘里的水果是否放齐。心肠,还是张贤亮过去的心肠,身体,却不是张贤亮过去的身体了。我们在影视城待了五六个小时,他与我们的交谈断断续续,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三十分钟。他显得如此虚弱,又十分乏力,以至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离别时分,在百花厅茶坊,他呷了口咖啡,突然提高嗓门儿道:“明年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报纸上的宣传现在就开始了。其实,重庆只要建起了世界和平公园,那才是中国人永恒的纪念……”

不要说张贤亮有声,至少说余音绕梁,可是,说完话不到100天,张贤亮便匆匆走了。得知他去世的翌日,我再次飞抵银川,为的是多送他一程,再给他说几句话。市郊的殡仪馆大厅,我面对张贤亮的遗像,深深三鞠躬,然后走近灵柩,隔着玻璃,望着他安详的遗容,禁不住在心里喃喃自语:情未了,心已尽,贤亮兄长,你有十足的理由走好……

## 痛悼贤亮先生

□陈崎嵘

9月28日上午,惊悉著名作家张贤亮不幸病逝。纵观其风雨传奇的一生,回首与其交往的点滴旧事,悲从中来,成诗一首以悼之。

西北大漠曲星,贺兰山下传奇人。化蛹为蝶冤案狱<sup>①</sup>,点石成金影视城。会场谈笑发妙论,

古堡庄严迎远宾<sup>②</sup>。文坛幸有《绿化树》,泪眼婆娑送君行。

①冤案狱:指张贤亮曾被错划为右派,坐牢劳改20余年。

②古堡:2005年8月,张贤亮盛情邀请中国作协主席团会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召开,并举行了热烈隆重、别具一格的欢迎仪式。

### 陕西研讨侯波小说

本报讯 由陕西省作协和《当代》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侯波小说研讨会日前在西安举行。陈忠实、贾平凹、吴义勤、白桦、施战军、周昌义、蒋惠丽、王春林等3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侯波是文学陕军的后起之秀,出版了《谁在那儿唱歌》《瞬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流火季》已完稿,即将出版。与会者认为,侯波的小说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关注着陕北这块土地上底层群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他继承了陕西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坚守和传递着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

大家谈到,侯波的小说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他的小说写得轻松自如,貌似黑色幽默,其实多使人深思。他的小说常常写一些飘浮的、习经见惯的事,但我们时常会觉得有些沉重的东西,以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韧度和硬度存在其中,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其作品的灵魂。

(陕文)

### “春华秋实”展演周下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第七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据介绍,本届展演周将于11月3日至6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届时,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民族炫舞”专场、武汉音乐学院的“楚韵华章”音乐会、西安音乐学院的“乐府新声”音乐会、北京舞蹈学院的当代舞专场、上海戏剧学院

的话剧《大人物》、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中华美德故事汇”戏曲专场以及多个院校合作推出的“2014北京艺术院校成果展演”将相继上演。

在发布会上,国家大剧院和相关艺术院校的负责人谈到,“春华秋实”展演周架起了艺术院校与文化产业的联动之桥,有利于年轻学子在舞台磨砺中更好地成长。

### 与灵魂对话

□张笑天

惊闻张贤亮辞世,不禁悲从中来。就我的了解,张贤亮绝对是中国作家中的“另类”,率真、热情,才华横溢,洞察世事入骨三分,常发不入时之高论,有时显得游戏人生,从不隐瞒自己明显与潮流相悖的观点。我当面说过他是活得最真实的人。他说,20多年非人的折磨没把他变成应声虫和白痴,全靠内心一点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一个知名作家,坦言坐牢劳改的时间超过写作的时间,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的道白。不气馁,与命运抗争,这大约就是张贤亮由一个囚徒在文坛崛起的成功密码。否则你无法解释,一个食不果腹、尽失人应有的尊严的人,居然在劳改营里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且有独到的心得。

我与张贤亮一样,两届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历时10年,因年龄原因又同一天退出主席团。每次开主席团会,因排序按姓氏笔画,我和张贤亮的座位总是挨着的。他开会时好溜号,或与我耳语,或在纸条上写几句与会议不相干的话,他不耐久坐,发言时常有新观点,语惊四座。有一段时间,他居然投入很大精力在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上,甚至给领导干部去作报告,我嘲笑他“班门弄斧”,他却说,他要去冲一冲那些人的思维定式,后来我听说,他还真因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被人称道。

张贤亮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吃苦头最多、最久的一个,厚积薄发,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才有那么大的轰动。他的作品是深刻的、关注人生的,这来自于他自身的感受。谈起不堪回首的过去,他常常慨叹,“文革”的阴影并没从人们心头移开,不当忘记这沉重的一页,这是他的作品肩负使命感的原因。而谈起他的苦难,他向来不抱怨、骂街,而是像讲别人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苦难,他认为这使他获得比常人更多的人生阅历,他称之为“上帝给予的”,才使他了解社会更深刻,虽然他并不乐意吃苦头。

张贤亮有童心、爱心,70多岁了,还抱着一个婴儿,照片存在手机里,每过一段,就要展示给朋友看,那种慈爱之情全写

那天很晚了,是长沙一家报社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张贤亮走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贤亮是1984年5月,我赴京领取1983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参加报到见面会时,见一个瘦长个子背着一个书包进来,头发很长,神情有些傲慢,也不同大家点头示荣。有认得他的叫他一声张贤亮,他也只是点点头。他的获奖小说是《肖尔布拉克》。张贤亮的时尚穿着和有几分凛然的贵族气,在我们这些来自乡村和基层的作家中很显眼。他不认识我们,而我是认识他的,那时他很火,小说几乎是写一篇就转载一篇,凡他的作品,我都会找来读。在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浪潮中,就题材而言,我觉得他倒没有什么新的贡献,我要读他,是读他的才华。尽管他也写乡土,但不再是乡土作家的通常套路,他的字里行间弥漫着凛然的贵族气质。他有一个写饥饿的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描述的饥饿,与所有乡村式挨饿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后来得知,他果然是出身书香门第。

张贤亮其实不是一个傲慢的人,其随和好玩,甚至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来往多了,他不让我叫他张老师,叫他老兄。待到叫了他老兄之后,我才知道他比我大了17岁。他在宁夏搞了个西部影视城,很有影响,有一个单独的大院用

## 记贤亮老兄

□彭见明

1998年,湖南发大水,百年不遇。一日,贤亮兄从宁夏打电话给我,说他看了电视,湖南发大水,他坐不住了,想过来看看。我说,现在正是湖南最热的时候,只怕你身体吃不消。他还是来了。没有在长沙停留,让我们陪他直接去了灾情最重的洞庭湖区。显然他无法适应酷热,一开步就满头大汗。但他还是坚持往重灾区跑,还要上堤坝去看大水,他是爬不上去的,我们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往上拉。他身上带着两万元现金,让我找个灾情最严重的学校捐出去。经与地方商定,捐给了常德一所小学。他在灾区待了6天,回去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

贤亮兄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爱心的好作家,我们和多情的洞庭波涛,会记着他的名字。

### “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颁奖

本报讯 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山西灵石县举行。周明、李炳银、萧立军等参加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据介绍,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收到社会各界、各地作家参评的作品1527部(篇)。经过评委会的严格评选,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获得本届征文大赛奖首奖,张胜友的《风帆起珠江》、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

情》、侯钰鑫的《大师的背影》分别获得征文大赛奖,裔兆宏的《历史的抉择——张闻天在延安》、刘汉俊的《南海九章》、阎纲的《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秦基伟的《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时刚的《母爱若水润花馥》、蒋殊的《尘嚣之外石膏山》分别获得征文大赛奖优秀奖奖。

本次大赛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

(魏建军)

### 董正贺书法在京展出

本报讯 “知·行——董正贺书法作品展”日前在京举行。展览展出了董正贺近期创作的31件书法作品,作品的內容多为颐和园中的楹联和牌匾。

董正贺自幼随父亲董石良习字,后又得到多位名家指导。她主攻欧字,兼习汉隶和行草书。她1974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工作,为那些珍贵的传统艺术精品、制作精良的器

(黄尚恩)

## 『红色美术』经典作品亮相上海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由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临港艺术中心主办、上海十一美术馆承办的“抒情时代——红色美术作品收藏展”日前在上海举行。

本次展览展出的100余件作品是艺术家薛松从其在过去20多年间潜心收藏的1000余件作品中精心挑选而来的,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年画和连环画等画种。这些作品以火一样的热情描绘了火热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广泛影响。在宏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它们以抒情的方式流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和艺术美感,是艺术、政治与人民内心情感的结合。

参加展览开幕式的艺术界人士认为,从这些“红色美术”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渗透到当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新中国美术的基本面貌,彰显出新中国美术的价值体系。

大家谈到,这些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丰功伟绩,描绘了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使观众在回顾新中国历史的同时,更加坚定信念,凝聚奋进力量,努力 for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